列傳
伍子胥
仲尼弟子
商君
蘇秦

史記卷之六十六　　吳興凌稚隆輯校

伍子胥列傳第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索隱曰舉直諫見左氏楚世家）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索隱曰左氏作費無極）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絶美王可自取而更為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絶愛幸之生子軫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

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己
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
益疏建使建守城父駰案地理志潁川有城父縣○索隱曰城父本陳邑楚伐陳而有之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
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
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
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
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
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
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索隱曰奮揚城

父司馬之姓名〻也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〻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爲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爲人仁呼必來員爲人剛戾忍詢音火詬反○索隱曰鄒氏作詬詬罵也音逅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

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為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讀爲[illegible]反○索隱曰劉氏貫音彎又音古亂反謂滿張弓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索隱曰春秋昭二十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與君爭而出奔是也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

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内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索隱曰其關在西江乃吳楚之境)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

亇道乞食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索隱曰張勃晉人吳鴻臚儼之子作吳錄故裴氏注引之溧音栗木名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索隱曰二邑楚邑也鍾離在六安古鍾離子之國世本謂之終犁嬴姓之國居巢亦國也桀奔南巢其國蓋遠尚書序巢伯來朝蓋因居之於淮南楚地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

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索隱曰左傳謂專設諸一二）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為後是為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犂伯州犂之孫伯嚭亡奔吳（徐廣曰伯州犂者晉伯宗之子也伯州犂之子曰郤宛郤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郤楚世家云殺郤宛宛之宗）

姓伯氏子曰嚭吳世家云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奔吳也吳亦以嚭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絶不得歸索隱曰公子燭庸及蓋餘也後聞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駰案六古國皐陶之後所封潛縣有天柱山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駰案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名瓦字子常此言公子又無稱囊瓦謬也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駰案豫章在江南○索隱曰按杜預云昔豫章在江北蓋後徙之於江南也取楚之居

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槩將兵請從索隱曰槩音蓋反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駰案子常公孫瓦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郢楚都○索隱曰郢音以正反又以井反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鄖言云國名○索隱曰走音奏走向也鄖古之鄖國鄖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鄖公恐其弟殺

王與王奔隨（正義曰今有楚郢王城城王奔隨之處宮之北城郭是）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已自爲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爲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正義曰申包胥言聞人衆者暫一時凶暴勝天及天降其凶亦破於彊暴之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

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
我謝申包胥曰吾日莫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索隱曰倒音丁老反施如字子胥言志在復讎常恐且死不遂本心今幸而報豈論道理乎譬如人行前途尚遠而日勢已暮故其在顛倒疾行逆理施事何得責吾順理乎於是申包胥
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
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
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
月敗吳兵於稷駰案稷丘地名在郊外○索隱曰左傳作稷丘會吳王久
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為王闔
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

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槩於堂谿，徐廣曰在慎縣驅寥地理志汝南有吳房縣應劭曰夫槩奔楚封於堂谿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谿則不得在慎縣也○正義曰豪今豫州吳房縣在州西北九十里為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音普寒反又音婆○索隱曰蓋鄱陽也○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鄀。音若○索隱曰今關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正義曰姑蘇當作檇李乃文誤也左傳云戰檇李傷將指卒是也解在吳世家軍卻。闔廬病創將死，創音楚良反謂太子夫差

曰爾忘句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音椒○索隱曰又如字○正義曰太湖中椒山也解在吳世家越王句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正義曰上地名在越州會稽縣東南十二里使大夫種厚幣遺吳索隱曰劉氏云大夫姓種名非也按今吳南有文種墓則種姓文焉大夫官也○正義曰高誘云大夫種姓文氏字子禽楚之郢人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

伐齊伍子胥諫曰句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正義曰括地志云艾山在兗州博城縣南百六十里本齊博邑遂滅鄒魯之君以歸正義曰鄒君居兗州鄒縣魯曲阜縣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句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齊破齊

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
劓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
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
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
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
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
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
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
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
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彊諫沮毀用事諒噫日讀

言餽逼反沮 音餽呂反 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
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
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
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
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
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
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曰鏤音鏤 于反
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為亂矣
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
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正義曰 幾音祈 若既得

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正義曰器謂棺也以吳必亡也左傳云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而抉吾眼索隱曰抉音烏穴反抉亦決也縣吳東門之上正義曰東門謂鱛門鱄門也今名葑門鱛音普姑反鱄音覆浮反越軍開示浦子胥濤盪羅城開北門有鱛鱄隨濤入故以名門鱛鱄王云鱛魚一名江豚欲風則涌也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榼形○正義曰盛音成榼古曷反浮之江中徐廣曰一音哀公十一年○正義曰案年表云吳王夫差十一年也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正義曰吳地記曰越軍於蘇州東南三十里三江口又向下三里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

烏酒盡復因立廟於見江上今其側有濤名上壇濤至晉會稽太守麋鬱參廟吳郭東門內道南今廟見在因命曰胥山索隱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遠百里故云江上○正義曰吳地記云胥山太湖邊胥湖東岸山西臨胥湖山有古蔡胥三王廟按其廟不千子胥事太史誤矣哀差又非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皋索隱曰音拓皋杜預云地名在淮南逡遒縣東南○正義曰橐皋故縣在廬州巢縣西北五十六里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正義曰在汴州封丘縣南七里以令周室越王句踐襲殺吳太子索隱曰左傳太子名友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句踐遂滅吳殺王夫

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己比周也（正義曰比鼻二音）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正義曰葉上式涉反杜預云子高沈諸梁）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徐廣曰潁川鄢陵是○正義曰鄢音偃括地志云故鄢城在豫州鄢城縣南五里與襄信白亭相近）號為白公（徐廣曰汝南襄信縣有白亭○正義曰括地志云白亭在豫州襄信縣南四十二里又有白公故城又許州扶溝縣北四十五里北又有白亭也）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

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索隱曰左傳作子期之子平見曰王孫何自厲也）何以為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為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索隱曰左傳作子期也）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索隱曰杜預云楚之別府）石乞從者屈固（徐廣曰一作惠王從者屈固楚世家亦云王從者索隱曰蓋此本爲得而左傳云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則公陽是楚之大夫王之從者也）負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宮（索隱曰昭王夫人即惠王母乃越女是也）葉公聞白公為

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

正義曰左傳云白公奔而縊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

烹石乞曰事成為卿不成而烹固其職也終不肯

告其尸處遂烹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

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

蟻棄小義雪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

江上索隱曰窘音渠隕反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

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

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索隱述贊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嗟彼伍氏被茲凶慝員獨忍詬志復冤毒霸吳起師伐楚逞北鞭尸雪耻抉眼棄德

蘇子古史曰伍員以父兄之怨破楚入郢鞭平王之墓世皆憐其志多其才然士不幸至此不足以言功名矣而員至鞭舊君以逞逆天而傷義卒以盡忠而喪其軀豈非天哉

王安石曰予觀子胥出死亡遁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執耻雪名振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於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父子又曷可少耶

程敏政曰必有過之父而見誅於有道之君則不敢以親賊義鯀廢而禹興是也以無過之父而見殺於無道之君則不敢以義掩親伍奢見殺子胥復讎是也處變之

定理蓋不易此而蘇子乃譏違天傷義不亦過乎昔王裒以父死非命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於晉朱子取之而載於小學之書以實父子之倫則員罔朱子所不棄者然予尤有感焉使員當入郢之役投戈解印翩然辭吳之爵祿而退處於深山長谷之中以示其所遭之不幸豈不可以盡全歸之孝哉惜乎其志不足及此而反以讒見禍於他人之手也

黃晉卿曰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讎者君之道也子胥之父兄無罪而平王虐之則平王乃胥之讎也非君也讎之者讎其讎非讎其君也說者謂其以善亦過矣方平王之召也伍尚之語胥曰聞父召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而莫報無謀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是以歸死自任而報讎付之胥也是讎讎者非特胥之心亦尚之心也胥之將奔吳也辭其友申包胥曰楚王殺吾父兄爲之奈何申包胥曰吾欲殺子報楚

則為不忠殺子不報則為無謀是讎楚者在申包胥不當言而子胥宜自盡言也申包胥未嘗以不報止胥是申包胥亦知子胥之當讎楚也孰謂鞭尸之過矣責

何孟春曰子胥搗平王墓鞭其尸父讎報矣故楚大子建子胥父子皆事之尸固嘗以為君矣鄭殺其君而子胥不一問徙豈其勢之不可耶則伐楚之師歲疊乎遷邇子胥識當此時反旆而西鼓其伐楚之師而為問鄭之罪則我於君父之讎可謂之兩兩報之矣而何子胥其不此討也襄良之發沛公蓋欲為韓報讎也子嬰誅而成王立則復辭漢而歸韓萬世之下稱其有不忘故主之義而功名次之子胥能是則可以塞寃讎之口卻屬鏤之劍於夫差之世矣豈但申包胥之無辭而秦哀王之不加兵哉子胥既死建之子勝欲伐楚而不克殺令尹子西而遂大亂卒之自刎山林棄骸無掩

痛哉

史記卷之六十六　終

史記卷之六十七　　吳興凌稚隆輯校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索隱曰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唯文翁孔廟圖作七十一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索隱曰論語一曰德行二曰言語三曰政事四曰文學今此文政事在言語上是其記有異也文學子游子夏師也辟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失於邪辟文過○正義音譬參也魯孔安國曰魯鈍也曾子遲鈍柴也愚何晏曰愚直之愚由也喭鄭玄曰子路之行失於吸喭○正義曰吸音畔○索隱曰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此傳序之亦與論語不同不得輙言其誤也○正義音岸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

則屢空何晏曰言回庶幾於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産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索隱曰大戴記云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蓋老萊子之行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大戴禮曰孔子

云國家有道其言足以興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所行觀於四方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蓋介山子然之行也說苑曰孔子歎曰銅鞮伯華無死天下有定矣晉太康地記云銅鞮晉大夫羊舌赤之邑世號赤曰銅鞮伯華○索隱曰自臧文仲已下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其所褒事有老子及公綽已上皆孔子同時人也按大戴德撰禮號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見今存者有三十八篇今裴氏所引在衛將軍篇孔子稱所褒對晉平公之辭往舉銅鞮介山二人之行也家語又云不克不忌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蓋趙文子之行事君不愛其死謀身不遺其友蓋隨武子之行也埋志銅鞮縣名屬上黨○正義曰銅鞮丁奚反故銅鞮縣潞州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正義曰少詩照反

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馬融曰克己約

身也孔安國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是孔子曰賢哉回也衛瓘曰非大賢
樂道不能若此故以稱之○索隱曰衛瓘字伯玉晉太保亦注論語故裴引之一簞食一
瓢飲孔安國曰簞笥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
樂孔安國曰顏回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也回也如愚孔安國曰於孔子之
言默而識之如愚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孔安國曰
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論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
我與爾有是夫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回同也欒肇曰用已爾
從行不假隱以自高不一仙道以要名時人無知其實者唯我與爾有是行○正義曰肇字永高平人
晉尚書郎作論疑釋十卷及語駁虛二卷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索隱
曰家語亦云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王肅云此久遠之書年數錯謬未可詳也校其年則顏

回死非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卒非孔子年七十也今此云顏回先伯魚死而

論語曰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或為設事之辭按言回死在伯魚之前故

知以論語為設詞 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 王肅

日顏回為孔子胥附之友能使門人日親孔子 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

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

命死矣今也則亡 何晏曰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

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

閔損字子騫 鄭玄曰孔子弟子目錄云魯人 少孔子十五歲孔子

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陳羣曰言

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 不仕大夫不食汙

君之祿（索隱曰論語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子騫曰善為我辭焉是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也）如有復我者（孔安國曰復我者重來召我）必在汶上矣（孔安國曰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

冉耕字伯牛（鄭玄曰魯人）孔子以為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包氏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孔子從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包氏曰再言之者痛之甚也）

冉雍字仲弓（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云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孔安國曰莫尚乎敬）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包氏曰在邦為諸侯在家為卿大夫）孔子

以仲弓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氏曰可使南面言任諸侯之治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何晏曰犂雜文騂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犂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

冉求字子有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宰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孔安國曰千室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故曰百乘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孔安國曰賦兵賦也不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包氏曰賑窮救乏之事也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

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安國曰當白父兄不可自專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徐廣曰尸子曰子路卞之野人○索隱曰家語一字季路亦云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冠以雄雞佩以豭豚二物皆勇子路好勇故冠帶之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索隱曰服虔注左氏云古者始事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為臣示必死節於其君也因門人請為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請益曰無倦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

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為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李充曰既稱君子又職為亂階也若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於赴患致命而不知正顧義者則亦陷乎為亂而受不義之責也○索隱曰充字弘度晉中書侍郎亦作論語解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安國曰前所聞未及行故恐復有聞不得竝行

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折獄者唯子路可也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欒肇曰適用曰材好勇過我用故云無所取○索隱曰肇字求初晉尚書郎作論語義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安國曰不得以壽終也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孔安國曰緼枲著也其由也歟由也升堂

矣未入於室也馬融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季康子問仲由仁
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
喜從游過長沮桀溺荷蓧丈人子路為季氏宰季
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孔
國曰言備臣數而已子路為蒲大夫索隱曰蒲衛邑子路為之宰辭孔子
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
執勇言恭謹謙敬勇猛不能害故曰執也寬以正可以比衆音鼻言寬六清
正衆必歸近之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初衛靈公有寵姬曰
南子靈公太子蕢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
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

輒在於是衛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蕢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悝之邑宰（索隱曰服虔云爲孔悝之邑宰）蕢聵乃與孔悝作亂（索隱曰左傳蒯聵入孔悝家悝母伯姬劫悝於廁彊與之盟而立蒯聵非悝本心自作亂也）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蕢聵入立是爲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蕢聵蕢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

蕢聵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蕢聵懼乃下石乞壹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王肅曰子路為孔子侍衛故侮慢之人不敢有惡言是以惡言不聞於孔子耳）是時子貢為魯使於齊（索隱曰左傳子貢為魯使齊在哀十五年蓋此文錯誤也聊亦記之）

宰予字子我（鄭玄曰魯人）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

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為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也孔安國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親故言汝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予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融曰子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抱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孔安國曰自天子達於庶人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包氏曰朽腐也雕雕琢刻畫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王肅曰圬墁也二者喻雖施功猶不成也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王肅曰言不足以明五帝之德也宰我為臨菑大夫索隱曰謂仕齊齊都臨菑故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闞止字子我

臣闞宰寵子我爲陳恒所殺恐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孔安國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孔安國曰言汝器用之人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包曰瑚璉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貴器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而亦何常師

之有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
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鄭玄曰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國政求而得之邪
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
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鄭玄曰言夫子行此五德
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
何如孔子曰可也孔安國曰未足多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
好禮鄭玄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為憂苦也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
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
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
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索隱曰公孫龍也

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索隱曰越絕書其泄字作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

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王肅則鮑晏等帥師若破國則臣尊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君上
驕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
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
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
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
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
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
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
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

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
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爲
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
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
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
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
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
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
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
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

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索隱曰惡猶畏也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

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群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索隱曰王劭按家語越絕書並無此五字是時子胥未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音結堯反）其志（王肅曰激射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

鑑劒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為虛莽（虛音墟莽音莫朗反○索隱曰有本作蕀蕀恐誤也）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索隱曰鈇音跌謂斧）

（也劉氏云一本無矛字屈盧矛名）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索隱曰卒謂急卒也言計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有非常之事）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

齊人戰於艾陵索隱曰左傳在哀十一年大破齊師獲七將軍
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
索隱曰左傳黃池之會在哀十三年越入吳吳與越平也吳晉爭彊晉人擊之
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
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
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索隱曰左傳越滅吳在哀
二十二年則事並懸隔數年蓋此文欲終說其事故其辭相連也破吳三年東向
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
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索隱曰按左傳
謂魯齊晉吳越也故云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好廢舉與時

轉貨貲廢舉謂停財也與時謂逐時也夫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貴即逐時轉易貨賣取資利也○索隱曰家語貨作化王肅云廢舉謂買賤賣貴也轉化謂隨時轉貨以殖其資也劉氏云廢謂物貴而賣之舉謂物賤而買之轉貨謂轉貴收賤也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言偃吳人索隱曰家語云魯人按偃仕魯為武城宰耳今吳郡有言偃冢蓋吳郡人為是也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為武城宰正義曰括地志云在兗州即南城也輿地志云南武城縣魯武邑城子游為宰者也在泰山郡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何晏曰莞爾小笑貌割雞焉用牛刀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

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孔安國曰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安國曰戲以治小而用大孔子以為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家語云衛人鄭玄曰溫國卜商索隱曰溫國今河內溫縣元屬衛故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詩子曰繪事後素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眾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也曰禮後乎何晏曰孔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包氏曰能發明我意可與言詩矣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

也過商也不及孔安國曰言俱不得中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何晏曰君子之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索隱曰在河東郡之西界蓋近龍門劉氏云今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學堂在也○正義曰西河郡今汾州也爾雅云兩河閒曰冀州禮記云自東河至於西河河東故號龍門河爲西河漢因爲西河郡汾州也子夏所教處括地志云謁泉山一名隱泉山在汾州隰城縣北注水經云其山崖壁立崖光有一石室去地五十丈頂上平地十許頃隨國集記云此爲子夏石室退老西河居此有卜商神祠今見在爲魏文侯師索隱曰子夏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又傳禮著在禮志而此史竝不論空記論語小事亦其䟽也○正義曰文侯都安邑孔子卒後子夏教於西河之上文侯師事之咨問國政焉其子死哭之失明

顓孫師陳人索隱曰鄭玄目錄陽城人陽城縣名亦屬陳郡也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干祿鄭玄曰干求也祿祿位也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包氏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言之則少過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包氏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鄭玄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得祿之道他日從在陳蔡閒因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鄭玄曰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行乎哉言不可行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包氏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前在輿則若倚於車軛子張書諸

紳孔安國曰紳大帶也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鄭玄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融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下於人在國及家必達馬融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馬融曰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自疑在國及家必聞馬融曰佞人黨多

曾參南武城人索隱曰武城屬魯當時魯更有北武城故言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南武城在兗州子游為宰者地理志云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也字子

興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正義曰韓詩外傳云曾子曰吾嘗仕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道養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遊於越得尊官堂高九仞榱提三尺轉轂百乘然猶北向而泣者非為賤也悲不見吾親也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包氏曰澹臺姓滅明名○正義曰括地志云延津在滑州靈昌縣東北里注水經云黃河水至此為之延津卄澹臺子羽齎千金之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璧而去亦無怪意即此津也武城人正義曰括地志云亦在兗州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包氏曰言其公且方南

游至江索隱曰今吳國東南有澹臺湖卽其遺迹所在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索隱曰家語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予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今云滅明狀貌甚惡則以子羽形陋也正與家語相反○正義曰按澹子羽墓在兗州鄒城縣

宓不齊字子賤孔安國曰魯人○正義曰顏氏家訓云兗州永郡城舊單父縣地也東有子賤碑漢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卽子賤之後是處之與伏古來通字誤爲密較可明矣處字從虍音呼宓從宀音綿下俱為必世傳寫誤也少孔子四十九歲索隱曰家語少孔子三十歲此云四十九不同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包氏曰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學子賤為單父宰正義曰宋州縣

也說苑云宓子賤理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父理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理巫馬期問其故宓子賤曰我之謂在人子之謂在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索隱曰家語云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與此不同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云宋人所記不同少孔子三十六歲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穀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國無道穀恥也孔安國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馬融曰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怨忌也欲貪欲也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弗知也包氏曰四者行之難未知

以為仁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索隱曰家語云隱居衛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藋入窮閻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索隱曰家語云魯人名萇范甯云字子芝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累紲之中孔安國曰累黑索也紲攣也所以拘罪人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張華曰公冶長墓在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所墓極高

南宮括字子容孔安國曰容魯人○索隱曰家語作南宮縚按其人是孟僖子之子

仲孫閱也蓋居南宮因姓焉問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孔安國曰羿有窮之君篡夏后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夏后少康所殺○正義曰羿音詣盪太浪反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荅馬融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括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荅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孔安國曰賤不義而貴德故曰君子國有道不廢孔安國曰不廢言見用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孔安國曰詩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之是其心敬愼於言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晳哀字季次孔子家語云齊人○索隱曰家語作公晳克孔子曰天

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索隱曰家語云未嘗屈節爲人臣故子特貴歎之亦見游俠傳

曾蒧音點字晳孔安國曰晳曾參父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徐廣曰一作饋騶案包氏曰暮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於夫子之門孔子喟爾歎曰吾與蒧也周氏曰善蒧之獨知時也

顏無繇音遥○正義曰繇音由字路路者顏回父索隱曰家語顏由字路回之父也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孔子六歲故此傳云父子異時事孔子故易稱顏氏之子也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

車以葬孔安國曰賣以作槨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孔安國曰鯉孔子子伯魚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謙辭也

商瞿正義曰具俱反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徐廣曰音寒臂子弘正義曰馯音許顏節古云馯姓也漢書及荀卿子皆云字子弓此作弘蓋誤也應劭云子弓子夏門人弘傳江東人矯音矯子庸疵音自移反○正義曰漢書作橋疵云魯人顏師古云橋疵字子庸疵傳燕人周子家豎正義曰豎音時庾反周豎字子家漢書作周醜也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正義曰光乘字羽括地志云淳于國在密州安丘縣

東三十里古之州國周武王封淳于國羽傳齊人田子莊何正義曰儒林傳云田何字子莊何傳東武人徐廣曰屬琅耶王子中同正義曰括地志云東武縣今密州諸城縣是也漢作王同字子仲同傳菑川人楊何正義曰漢書云字叔元接商瞿至楊何凡八代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鄭玄曰衛人○正義曰家語云齊人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子路使子羔為費郈宰正義曰括地志云鄆州宿縣二十三里郈亭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包氏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賊害人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安國曰言治人事神於是而習亦學也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孔安國曰疾其以給應遂己非而不知窮也

漆彫開字子開鄭玄曰魯人也○正義曰家語云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安國曰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孔子說鄭玄曰善其志道深

公伯僚字子周馬融曰魯人○正義曰家語有申繚子周古史考云疑公伯僚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命非弟子之流也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僚也孔安國曰季孫信讒恚子路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曰吾勢猶能辯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人誅僚而肆之也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孔安國曰宋人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

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孔安國曰訒難也曰其言也訒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孔安國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訒也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孔安國曰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也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包氏曰疚病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

樊須字子遲鄭玄曰齊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

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馬融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

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安國曰情實也言民化上各以實應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包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子之器曰襁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鄭玄曰魯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字有少孔子三十三歲不同少孔子十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為節亦不可以行之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何晏曰復猶覆也義不必信非義也以其言可覆故曰近義恭近於禮遠耻辱也何晏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因不失其親

亦可宗也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孔子既沒弟子
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
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
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
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毛詩曰畢噣也月離陰星則雨
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
無子其母為取室正義曰家語云瞿年三十八無子母欲更娶室孔子曰瞿年過
四十當有五丈夫子果然中備云魯人商瞿使向齊國瞿年四十今後使行遠路畏慮恐絕無子夫
子正月與瞿母筮告曰後有五丈夫子子貢曰何以知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為世
立五景行水鳥應世生外象生象來爻生互內象艮別子應有五子一子短命顏回云何以知之內

象是本子一艮變為二醜三陽爻五於是五子一子短命何以知短而他必故也孔子使
之齊瞿毋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
丈夫子五男也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
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
於齊冉有為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馬融曰六斗四升曰釜
請益曰與之庾包氏曰十六斗曰庾冉子與之粟五秉馬融
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八十斛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
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鄭玄曰非冉有與之太多
巫馬施字子期鄭玄曰魯人正義曰音其少孔子三十歲陳司

敗孔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也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期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為夫人命之為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孔安國曰相助匿非曰黨禮同姓不婚而君娶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為諱者禮也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之道弘故受之為過也

梁鱣一作鯉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家語曰齊人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鄭玄曰魯人

冉孺字子魯一作曾少孔子五十歲家語曰魯人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正義曰家語云子晳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鄭玄曰楚人正義曰家語云衛人孟子曰趙人莊子云堅白之談也

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于左索隱曰家語此例唯有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顏亥[illegible]仲會四人家語有事迹史記闕然自公伯遼秦冉鄡單三人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亶當也三人之數皆互有出如文翁圖所記又有林放蘧伯玉申棖申堂俱是後人以所見增益今殆不可考

冉季字子產鄭玄曰魯人○正義曰家語云冉季字子產

公祖句茲字子之正義曰句音鉤

秦祖字子南鄭玄曰秦人

漆雕哆音赤者反字子斂鄭玄曰魯人

顏高字子驕正義曰孔子在衛南子招夫子爲次乘過市顏高爲御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鄭玄曰秦人

商澤家語曰字子季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鄭玄曰楚人

公良孺字子正鄭玄曰陳人賢而有勇○正義曰孔子周游常以家車五乘從孔子孔子世家亦云語在三十五人中今在三十二人數恐太史公誤也

后處字子里鄭玄曰齊人

秦冉字開正義曰家語云無此人王肅家語此學唯三十十人其公良孺秦商顏亥仲叔會四人家語有事亦而史記闕公伯寮秦冉鄡單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亶三人

公夏首字乘鄭玄曰魯人

奚容箴字子晳正義曰衛人

公堅定字子中鄭玄曰魯人或曰晉人

顏祖字襄正義曰魯人

鄡苦堯反單音善字子家徐廣曰一云鄔單鉅鹿有鄡縣太原有鄔縣

句井疆 鄭玄曰衛人○正義曰句作勾

罕父黑字子索 家語曰罕父黑字索

秦商字子丕 鄭玄曰楚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字丕茲

申黨字周 正義曰魯人

顏之僕字叔 鄭玄曰魯人

榮旂字子祺

縣成字子祺 鄭玄曰魯人○正義曰縣音玄

左人郢字行 鄭玄曰魯人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 正義曰家語云薛邦字徒史記作國者避高祖諱薛字與鄭字誤耳

秦非字子之 鄭玄曰魯人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 鄭玄曰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 鄭玄曰齊人

原亢籍 家語曰名亢字籍○正義曰亢作亢亢音勇反

樂欬字子聲 正義曰魯人

廉絜字庸 鄭玄曰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 鄭玄曰晉人○索隱曰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與孔旋年相比

二孺子俱執筆迭侍於夫子孟武伯見而訪之

顏何字冉 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字稱

狄黑字晳 索隱曰家語載本各異

邽巽字子斂 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選字子斂文翁圖作國選蓋亦避漢諱故之劉氏作邽巽邽音圭所見各異

孔忠 家語曰忠字子蔑孔子兄之子

公西輿如字子上 索隱曰家語載亦同此

公西葴字子上 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子尚也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

索隱述贊曰教興闕里道在郰鄉異能就列秀士升堂依仁遊藝合志同方將師宮尹器亘琳琅惜哉不霸空臣素王

蘇子古史曰孔子之道如天然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顏子識其大者也故仰之而知其有高者存焉鑽之而知其有堅者存焉故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此孔子所以獨稱其好學也入識有見于盡譬如為山雖覆一簣未有能止之者也苟識無見矣雖既九仞不復能進也此顏子與衆弟子之辨○古之君子其窮無所不斁其於人也平易逆民而從民晏之太公之所以治齊則居敬而行簡者也伯禽之所以治魯則居敬而行敬者也雖周公亦憂魯之不競則依弓之言周孔所許也○太史公言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恒作亂夷其族孔子恥之余以為宰我之賢列於四科其師友淵源所從來遠矣雖為不善不至於發叛逆弒君父也宰我不幸平居有晝寢短喪之過儒者因遂信之蓋田恒之亂本與闞止爭政闞止亦子

我也田恒既殺闞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
哉且使宰我信與田恒之亂恒既殺闞止欲爵
公尚誰發宰我者事蓋必不然矣○太史公稱
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伯越予觀春秋
左氏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陳
恒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吳齊
之戰陳乞猶在而恒未任事凡太史公所記皆
非也蓋戰國說客設爲子貢之辭以自託於孔氏
而太史公信之耳○冉有季路皆以政事稱孔
門冉有才有餘而志不足其於季氏委而聽之
不能有所立也至於季路志厲而識闇事爲出
公輒父子爭國而不知其危也方其攻莊公於
臺上使宰而莊公舍孔悝季路與悝皆出猶可
言也莊公方質孔悝以取衛其不釋悝明矣孔
悝不忠遂攻而勝之則爲臣弒君季路雖生將
安所容身乎嗚呼學於孔子此慮害曾不若召
獲悲夫○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洒掃應對
進退而不急於道使其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
長而道自至譬如農夫之植草木既爲之區溉
種而時耨之風雨既至小大甘苦莫不咸得其

性而農夫無所用巧也異哉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於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刑政有所不言矣而況於灑掃應對進退也哉教者未必知而學未必信務為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僞自是起此子夏所謂誣也○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舜之禪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之欲以道相詔者至於惟一與中盡矣昔者孔子與諸弟子言無所不至然而未嘗及此也雖與子貢言之而孔子之言之也彝而子貢之受之也未信至於曾子則孔子之吾之也不疑而曾子之受之也不惑與子貢異矣及孔子既沒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子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之在是矣然子思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為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嗚呼孔子所以不告諸弟子者蓋為是歟○四子之言皆其志也夫子之哂由也以其不讓而其與點也以其自知之明歟如曾晳之狂其必有不可施於世

若矣若不自知而強從事焉禍必隨之其欲從弟子尸乎舞雩樂以忘老則貧處己審矣不然孔子豈以不仕爲貴者哉○樊遲之學爲農圃蓋將與民並耕而食歟此孟子所謂許行之學也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此孔子謂樊遲小人也○太史公稱孔子既沒弟子以有若貌類孔子師之如孔子時及問而不能答乃斥去之夫以有若之賢而其無恥至此極歟且月宿于畢而雨不應商瞿四十而生五子見卜祀之事而鄙儒所以謂孔子聖人者戰國雜說類此多矣○孔子弟子高弟七十七人余以太史公書及孔子家語考之皆同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琴牢陳亢不錄於史記二書既不可偏廢而琴張陳亢又見於論語并錄之凡七十九人云

蘧伯淹曰孔子門人七十子之徒天下皆知其賢焉或爲邑宰或不願仕蓋顯于諸侯者寡矣然則七十子之從與孔子語而未嘗怨何哉君子之道克乎己加乎人焉

與達一也彼戰國豪士不由孔子之門者
則有脫賤貧逐髙貴弗棄弗厭滅身覆宗
而不悔
何哉

史記卷之六十八　　吳興凌稚隆輯校

商君列傳第八

商君者正義曰秦封於商故號商君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索隱曰公叔氏座名也座音在戈反為中庶子索隱曰官名也魏已置之非自秦也周禮夏官謂之諸子禮記文王世子謂之庶子掌公族也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索隱曰武魏侯之子名罃從徙大梁而稱梁也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索隱曰戰國策云御庶子也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

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索隱曰疾重而悖亂也○正義曰悖音背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索隱曰景姓楚之族也監音甲多去聲平聲並通孝

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

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正義曰比必寐反說者以五帝三王之事比至孝公以三代帝王之道方與孝公曰太久遠吾不能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索隱曰音稅君大說之耳索隱曰音悅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索隱曰商君書非作負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索隱曰商君書作必見訾於民也○正義敖五到反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

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索隱曰言救弊為政之術所為苟可以彊國則不必要須法於故事也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索隱曰孝公之臣甘姓名龍也甘氏出春秋時甘昭公子帶之後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索隱曰言賢智之人作法更禮而愚不肖者不明變通而

（轉拘制不使之行斯亦信然矣）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商書作修古）夏殷不易禮而亡（索隱曰猶殷紂夏桀也）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索隱曰劉氏云五家為保十家相連也○正義曰或為十保或為伍保）而相收司連坐（索隱曰收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而九家連舉發若不糾舉則十家連坐恐變令不行故設重禁）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索隱曰謂告姦一人則得爵一級故云與斬敵首同賞也）匿姦者與降敵同罰（索隱曰律降敵者誅其身沒其家今匿姦者言當與之同罰也）民有二

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正義曰民有二男不別為活者一人出兩課)有軍功者各以率(音律)受上爵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索隱曰末利謂工商也蓋農桑為本故上云本業耕織也怠者懈也周禮謂之罷民以言懈怠不事事之人而貧者則糾舉而收錄其妻子沒為官奴婢蓋其法特又重於古制也孥音奴)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索隱曰謂宗室若無軍功則不得入屬籍謂除其籍則雖無功不及爵秩也)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索隱曰謂各隨其家爵秩之班次亦不使僭侈踰等)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

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朞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索隱曰謂鞅新變之法令爲初令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索隱曰趨音七踰反趨者向也附也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

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索隱曰即太上造也秦之第十六爵名也今云良造者或後變其名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索隱曰冀闕即魏闕也冀記也出列教令當記於此門闕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正義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按謂驛塍也疆音疆封聚土也疆界也謂界上封記也而賦稅平平斗桶鄭玄曰音勇今之斛也索隱曰音統量器名也○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正義曰音左故反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

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阸之西都安邑索隱曰盖安邑之東山嶺險阸之地即今蒲州之中條已東連汾晉之嶮嶝是也阸阻也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

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索隱曰紀年云梁惠王二十九年秦衛鞅伐梁西鄙則徙大梁在惠王之二十九年也○正義曰從蒲州安邑徙汴州浚儀也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徐廣曰弘農商縣也○索隱曰於商二縣名在弘農紀年云秦封商鞅在惠王三十年與此文亦同○正義曰於商在鄧州內鄉縣東七里古於邑也商洛縣在商州東

入十九里本商邑周之商國後十五邑近此三邑 商君相秦十年 索隱曰戰國策云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與此文不同者蓋此直云相秦十年耳而戰國策乃云行商君法十八年蓋連其未作相之年說也 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

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 索隱曰孟蘭皋人姓名也言鞅前因蘭皋得與趙良相見也 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

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

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

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

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

與 索隱曰說音悅與音予 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

自勝之謂彊索隱曰謂守謙敬人有伐非是爲自勝若是者乃爲彊若爭名得勝此非彊之道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正義曰以殷紂比商君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

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正義曰百里奚南陽宛人屬楚故云荊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索隱曰謂立晉惠公懷公文公一救荊國之禍索隱曰十二諸侯年表繆公二十八年會晉救楚朝周此云救荊未詳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韋昭曰款叩也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

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正義曰音體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鄭玄曰相謂送杵聲以音聲自勸也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索隱曰劉氏云教謂商鞅之令也令謂秦君之命也言人畏鞅甚於秦君民之効上也捷於令索隱曰上謂商鞅之處分令謂秦君之教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索隱曰左建謂以左道建立威權也外易謂在外革易君命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

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所及反戟者徐廣曰一作尞歷盧之勁矛千將之雄戟○索隱曰闟亦作鈒同所及反鄒誕音吐臘反尞音遼歷音力狄反按歷盧千將並古良匠造矛戟者名○正義曰顧野王云鈒也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鈒其柄謂之矜釋名云戟格也旁有枝格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索隱曰此是周書之言孔子所刪之餘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索隱曰衛鞅所

封商於二縣以為國其中凡有十三都故趙良勸令歸之○正義曰二都孫欽封商於十五邑故云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索隱曰謂收於秦無仁恩故秦國之所以將收錄者其效甚明故云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

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索隱曰走音奏走向也）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徐廣曰京兆鄭縣也○索隱曰地理志京兆有鄭縣秦本紀云初縣杜鄭接其地是鄭桓公友之所封）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徐廣曰黽或作彭○索隱曰鄭黽池者時黽池屬鄭故也而徐廣云黽或作彭者按鹽鐵論云商君困於彭池故也黽音亡忍反○正義曰黽池去鄭三百里蓋秦兵至鄭破商邑兵而商君東走至黽乃擒殺之）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索隱曰謂天資其人為刻薄之）

行刻謂用刑深刻謂棄仁義不悃誠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索隱曰說音如字浮說即虛說也謂鞅得用刑政深刻又欺魏將是其天資自有狙詐則初為孝公論帝王之術是浮說耳非本性也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索隱曰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為田開阡陌及言斬敵首賜爵是耕戰書也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新序論曰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北收上郡國富兵彊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來賀為戰國霸君秦遂以彊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

私貴寵外不偏踈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立而姦息故畢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兗王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盟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彊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舅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棄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彊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鞅始自以為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倫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詩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況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讐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

川也使用鞅施寛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
幾霸者之佐哉○索隱曰新序是劉歆所撰其中
論商君故裴氏引之藉音胙字合作胙誤為藉耳
按本紀周歸文武胙於孝公者是也說苑云秦法
棄灰於道者
刑是其事也
索隱述贊曰衛鞅入秦景監是因王道不用霸
術見親政必改革禮豈因循既欺魏將亦怨秦
人如何作法
逆旅不賓
蘇子古史曰解牛之技恥於屠狗御人之技恥
於穿窬衛鞅有帝王之術而肯以強國之事說
孝公乎蓋鞅之志本於強國而已恐孝公之不
能用是以極言其上以要之耳鞅欺公子卬以
取魏河西利之所在無所復顧鞅而知帝王之
術其肯為此哉古之制刑輕重必與事麗衆人
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故人雖死而無憾今鞅使
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
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不分異者倍其賦事末利
及怠而貧者舉為收孥刑之輕重豈復與事麗

武具從始皇之世有子而嫁者有刑夫為寄豭
者殺之無罪妻為逃嫁者子不得毋法皆與清
不忘至於偶語詩書者棄市以
古非今者族其端著自斆發之

史記卷之六十九

吳興凌稚隆輯校

蘇秦列傳第九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索隱曰蘇秦字季子蓋蘇忿生之後己姓也譙周云秦兄弟五人秦最少兄代代弟厲及辟鵠並為游說之士此下云秦弟代代弟厲未詳●正義曰戰國策云蘇秦雒陽軒里之人也藝文志云蘇子三十一篇在縱橫流散王以子朝之亂從王城東遷雒陽故城乃號東周以王城為西周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為號●案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橫家●索隱曰鬼谷地名也扶風池陽潁川陽城並有鬼谷墟蓋是其人所居因為號又樂壹注鬼谷子書云蘇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出游數歲大困而歸索隱曰戰國策並語在說秦王之後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

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索隱曰遍觀謂盡觀覽其書）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索隱曰謂士之立操業者素也本也言本已屈首從頭受書於師也）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戰國策曰乃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鬼谷子有揣摩篇也●索隱曰戰國策云得太公陰符之謀則陰符是太公兵法揣音初委反摩音莫何反鄒誕本作揣䳣䳣讀亦為摩王劭云揣情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名非為一篇也高誘曰揣定也摩合也定諸侯使讎其術以成六國之從也江邃曰揣人主之情摩而近之其意當矣

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
素習知蘇秦皆少之索隱曰謂王之左右素慣習知秦浮說多不中當世而以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
為秦智識淺故少之劉氏云少謂輕之
惠王曰秦四塞之國正義曰東有黃河有函谷蒲津龍門合河等關南山及武
關嶢關西有大隴山及隴山關大震烏蘭等關北有黃河南塞是四塞之國被山帶渭被山
帶渭東有關河正義曰又為介地里汀謂岷江渭州隴山之西南流入蜀東至荊陽
入海也河謂黃河從同州小積石山東北流至勝州即南流至華州又東北流經魏滄袞州入海各
是萬里已下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索隱曰謂代郡馬邑
也地理志云代郡又有馬城縣一云代馬謂代郡兼有胡馬之利也此天府也索隱曰周
禮春官有天府鄭玄曰府物所藏言尊此所藏若天府然以秦士民之眾兵法

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為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索隱曰說音稅燕文侯史失名燕東有朝鮮遼東索隱曰朝鮮音潮仙

二水名北有林胡樓煩索隱曰地理志云樓煩屬鴈門郡●正義曰二胡國名朔嵐已北西有雲中九原索隱曰地理志云雲中九原二郡名秦曰九原漢武帝改曰五原郡●正義曰二郡並在勝州也雲中郡城在林榆縣東北四十里九原郡在并州榆縣西界南有嘑沱易水周禮曰正沱曰并州其川嘑沱鄭玄曰嘑沱出鹵城●索隱曰嘑沱水名并州之川也音呼沲地理志云鹵城縣名屬代郡嘑沱河自縣東至參合又東至文安入海也

○正義曰滹沱出代州繁畤縣東南流經五臺北東南流過定州流入海易水出易州縣東流過幽州歸義縣東與滹沱合河也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索隱曰戰國策車七百乘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索隱曰戰國策碣石山在常山九門縣地理志云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是也○正義曰鴈門山在代燕西門北有棗粟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粟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

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索隱曰地理志高帝改曰真定○正義曰趙之東邑在恒州真定縣南八里故常山城是也渡嘑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正義曰真冀燕趙四州七國時屬趙即燕西界南近齊正義曰河北博滄德二州

齊也北境與燕相接隔黃河〇齊趙彊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曰索隱曰世本云肅侯名語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正義曰奉符用反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

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索隱曰戰國策云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其說異此然則別白黑者蘇秦言己令論趙國之利必使分明有如白黑分別陰陽殊異也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弒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

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正義曰楚東淮泗之地與齊接境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正義曰宜陽即韓城也在洛州西韓大郡也上郡在同州西北言韓弱與秦宜陽城則上郡路絕矣河外割則道不通正義曰河外同華等地也言魏弱與秦河外地則道路不通上郡矣華山記云此山分秦晉之境晉之西鄙則曰陰晉秦之東邑則曰寧秦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正義曰軹音止故亭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則南陽危正義曰南陽懷州河南也七國時屬韓言秦兵下軹道從東渭橋歷北道過蒲津攻韓卽南陽危矣劫韓包周正義曰周都洛陽秦若劫取韓南陽是包畧周都也趙邯鄲故須危趣兵自守則趙氏自操兵索隱曰戰國策作銷鑠據衛取淇卷丘權反○索隱曰地

理志云卷縣屬河南戰國策云據衛取淇無卷字○正義曰衛地濮陽也卷城在鄭州武原縣西北七里言秦守衛得卷則齊必來朝秦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亭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徐廣日常山有蒲吾縣○索隱曰徐氏所引據地理志而知也○正義曰番音婆又音蒲又音盤疑古番吾公邑也括地志云蒲吾故城在鎮州房山縣東二十里漳水在潞州言秦兵渡河歷南陽入羊腸經澤潞渡漳水守蒲吾城則與趙戰於邯城下矣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正義曰在鎮州西二南有河漳正義日河字一作清即漳河也在潞州地理志濁漳出長子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東有清河

正義曰清河今貝州也北有燕國正義曰然三家分晉趙得晉陽襄子又伐戎取代既云西有常山者趙都邯鄲近北燕也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國都而止傅音附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

之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正義曰破人謂破前敵也破於人謂爲被前敵破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正義曰臣人謂已得人爲臣臣於人謂已事他人豈可同日而論哉索隱曰臣人謂已爲彼臣也臣於人者謂我爲主使彼臣已也夫衡人者正義曰衡音橫謂爲秦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索隱曰按衡人即游說從橫之士也東西爲橫南北爲從

秦地形東西橫長故張儀相秦為秦連橫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
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索隱曰戰國策云前有軒轅又史記俗本有作軒冕
者非本文也後有長姣美人索隱曰姣音絞說文云姣美也國被秦患
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愓諸
侯愓音呼曷反○索隱曰恐音起拱反愓許曷反謂相恐脅也鄒氏愓音憩義疏音以求
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
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
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
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
上徐廣曰洹水出汲郡林慮縣通質刳白馬而盟索隱曰質如字又音贄以

言通其交質之情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
韓絕其糧道索隱曰謂擁兵於嶢關之外又守宜陽也趙涉河漳索隱曰謂
趙亦涉河漳而西欲與韓相援以阻秦軍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正義
曰謂道蕭津之東攻之則楚絕其後索隱曰謂出兵武關以絕秦兵之後齊出
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
其後韓守成皐正義曰在洛州汜水縣魏塞其道索隱曰其道即河內
之道戰國策其作午道趙涉河博關徐廣曰齊威王六年晉伐齊到博陵東郡有博平縣
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
齊涉勃海正義曰齊從滄州渡河至瀛州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
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索隱曰河外謂

陝及曲沃等處也正義曰謂同華州○齊涉清河正義曰齊從貝州過河而西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索隱曰謂六國之軍共為合從相親獨以秦為賓而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純匹端名周禮曰純帛不過五兩○索隱曰按一鎰一金也鄭玄云一鎰二十四分之一其說各異純音淳高誘註戰國策音屯也束也文禮鄉射云某賢於某若干純純數也音敵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

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索隱曰魏
地也劉氏云在龍門河之西北按地理志云雕陰縣屬上郡○正義曰在鄜州洛交縣北三十四里
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
之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索隱曰世本韓宣王昭侯之子也韓
北有鞏洛成皋之固索隱曰二邑本屬東周後為韓邑地理志二縣並屬河南
西有宜陽商阪之塞徐廣曰商一作常○索隱曰劉氏云商阪之塞蓋在商洛
之間適秦楚之險塞也○正義曰宜陽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商阪即商山也在商洛縣南一里
亦曰楚山武關在焉東有宛穰洧水宛於袁反穰于鬼反○索隱曰地理志云宛穰
二縣名並屬南陽洧水名出南方○正義曰在新鄭東南流入潁南有陘山徐廣曰召
陵有陘亭密縣有陘山○正義曰在新鄭西南三十里地方九百餘里帶甲

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許慎云南方谿子蠻夷柘弩皆善材○索隱曰許慎注淮南子以爲南方蠻出柘弩及竹弩少府時力距來者韓有谿子弩又有少府所造二種之弩案時力者謂作之得時力倍於常故名時力也距來者謂弩執勁利足以距來敵也○索隱曰韓又有少府所造時力距來二種之弩其名並具淮南子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索隱曰超足謂超騰用勢蓋起足蹋之而射也故下云蹠勁弩是也○正義曰超足齊足也夫欲放弩皆坐舉足踏弩兩手引揍機然始發之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徐廣曰莊子云南行至郢北面而不見冥山駰案司馬彪曰冥山在朔州北○索隱曰郭象云冥山在乎太極李軌云在韓國棠谿徐廣曰汝南吳房有棠谿亭○正義曰故城在豫州偃城縣西八十里鹽鐵論云有棠谿之劍是墨

陽淮南子曰墨陽之莫邪也合賻音附徐廣曰一作伯○索隱曰戰國策作合伯春秋後語作合祖鄧師宛馮徐廣曰滎陽有馮池○索隱曰鄧國有工鑄劍因名鄧師宛人於馮池鑄劍故號宛馮龍淵太阿吳越春秋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告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寡人欲因子請此二人作劍可乎風胡子曰可乃往見二人作劍一曰龍淵二曰太阿○索隱曰案晉大康地理記曰汝南西平有龍泉水可以淬刀劍特堅利故有龍泉之劍楚之寶劍也以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齊辯之曰白所以爲不堅黃所以爲不利也故天下之寶劍韓爲衆一曰棠谿二曰墨陽三曰合伯四曰鄧師五曰宛馮六曰龍泉七曰太阿八曰莫邪九曰干將也然干將莫邪匠名也其劍皆出西平縣今有鐵官令別領戶是古鑄劍之地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徐廣曰陘城出鐵○索隱曰戰國策云當敵則斬堅甲盾鞮鍪鐵幕鄒誕云幕一作盾劉氏云謂以鐵爲

臂脛之衣言其劍皆能斬之革抉徐廣曰一作決○索隱曰謂以革為射決決射韝也吷芮吷音伐○索隱曰吷與瞂同謂楯也芮音如字謂繫楯之紛綬也○正義曰方言云盾自關東謂之瞂關西謂之盾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皐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索隱曰鄭玄註禮云效猶呈見也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

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索隱曰戰國策云寧為雞尸不為牛從延篤註云尸雞中主也從謂牛子也言寧為雞中之主不為牛子之從後也○正義曰雞口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也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索隱曰太息謂久蓄氣而大呼也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索隱曰主君指蘇秦也禮卿大夫稱主今嘉蘇子合從諸侯襃而美之故稱曰主君又說魏襄王曰索隱曰世本惠王子名嗣大王之地南有鴻溝徐廣曰在滎陽陳汝南許郾徐廣曰在潁川於憶切○索隱曰音

偃又於建反戰國策作郾地理志云潁川有許郾二縣又有鄢陵縣鄢郾不同必有二誤鄢音焉○正義曰陳汝南今汝州豫州縣也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郪地理志云潁川有昆陽舞陽縣汝南有新郪縣南陽有新都縣○索隱曰地理志云昆陽舞陽屬潁川召陵新郪屬汝南按新郪即郪丘章帝建初四年徙封殷後宋公於此更名宋新都屬南陽戰國策直云新郪無新都二字○正義曰召陵在豫州舞陽在許州東有淮潁正義曰淮陽潁川二郡煮棗徐廣曰在宛句○正義曰在宛朐按宛朐曹州縣也無胥索隱曰按其地闕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正義曰謂河南地卷衍酸棗徐廣曰滎陽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衍地名○索隱曰徐廣云滎陽卷縣有長城盡據地險爲說○正義曰卷在鄭州原武縣北七里酸棗在滑州衍徐云地名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

多日夜行不絕輷輷殷殷正義曰輷麾宏反殷音隱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正義曰衡音橫怵音鄉卒有秦患正義曰卒音怱忽反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索隱曰謂為秦築宮備其巡狩而舍之故謂之帝宮受冠帶祠春秋索隱曰謂冠帶制度皆受秦之法春秋貢奉以助秦祭祀臣竊為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索隱曰干遂地名不知所在然干是水旁之高地故有江干河干是也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干延屬是干為江旁之地遂者道也於江下有遂道因為名也□

正義曰在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餘里萬安山前遂西南山太湖夫差敗於姑蘇禽於干遂相去四十餘里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正義曰今衛州城是也周武王伐紂於牧野築之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漢書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索隱曰衣音意屬音燭三屬謂甲衣也覆髀一也甲裳二也脛衣三也甲之有裳見左傳贏音盈謂齎擔糧中音竹仲反謂其筋力能負畫所以得中試復音福中試之人國家當優復賜之上田宅故云利其田宅也蒼頭二十萬索隱曰謂以青巾裹頭以異於衆着卿子魏有蒼頭二十萬是也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索隱曰廝音斯謂廝養之卒廝養馬之賤者今趣之為卒○正義曰廝音斯謂炊烹供養雜役車六百乘騎五

于臣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實索隱曰謂割地獻秦以効己之誠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柰何毫氂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柰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索隱曰此效猶呈見之也奉明約

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
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
宣王曰索隱曰世本名辟彊威王之子也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
西有清河正義曰即貝州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
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
良五家之兵索隱曰高誘註戰國策云五家即五國進如鋒矢索隱曰戰
國策作疾如錐矢高誘曰錐小矢喻徑疾也呂氏春秋曰所貴錐矢者為其應聲而至○正義曰齊
君之進若鋒芒之刀良弓之矢用之有進而無退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
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正義曰言臨淄自足
也絕涉皆度也渤海滄州也齊有軍役不用度河取一部臨菑之中七萬戶臣

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
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
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正義曰筑似琴而大頭圓五弦
擊之不鼓鬭雞走狗六博蹹鞠者劉向別錄曰蹵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
起戰國之時蹹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蹹徒獵反鞠求六反○索隱
曰王逸注楚詞云博著也行六棊故云六博別錄云蹵鞠者蹵亦蹹也促六反崔豹云起黃帝時習
兵之勢也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
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
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
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

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徐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坂陽晉封陵○索隱曰陽晉魏邑也劉氏云陽晉地名蓋適齊之道在衛國之西南也○正義曰言秦伐齊背韓魏地而冀齊戰徐說陽晉非也乃是晉陽耳衛地曹濮等州也杜預云曹魏下邑也陽晉故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經乎亢父之險索隱曰亢音剛又苦浪反地理志云縣名屬梁國○正義曰故縣在兖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車不得方軌正義曰言不得兩車並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

則狼顧正義曰狼性怯走常還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喝呼葛反○索隱曰恫音通恫恐懼之心也喝本亦作猲並呼合反高誘曰虛猲喘息懼貌也劉氏云秦自疑懼不敢進兵虛作恐猲之詞以脅韓魏也驕矜而不敢進正義曰言秦雖至亢父猶恐懼狼顧虛作喝罵驕溢矜誇不敢進伐齊明矣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索隱曰威王名商宣王之子楚天下之彊國也王天

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正義曰今朗州楚黔中郡其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皆盤瓠後也巫郡夔州巫山縣是○徐廣曰巫郡者南郡之西界東有夏州海陽徐廣曰楚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駰案左傳楚莊王伐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注者不說夏州所在車胤撰桓溫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州名夏州東有夏州謂此也○索隱曰裴駰據左氏及車胤說夏州其文甚明而劉伯莊以為夏州州侯之本國亦未之為得地理志云海陽地闕○劉氏云楚之東境也○正義曰大江中州也夏水口在荊州江陵縣東南二十五里南有洞庭蒼梧索隱曰今青草湖是也在岳州界蒼梧地名地理志有蒼梧郡○正義曰蒼梧山在道州南北有陘塞郇陽徐廣曰春秋云遂伐楚次于陘楚威王十一年魏敗楚陘山析縣有鈞水或者郇陽今之順陽乎一本北有畓陘之塞也○索隱曰陘山在楚北境郇音荀郇陽地當在漢南潁川之界然地理志及太康地記北境並無郇邑郇邑在河東晉地詩郇陽當

是新陽聲相近字變耳汝南有新陽縣應劭云在新水之陽猶酈邑變爲栒邑圁陰變爲圜陰一篇旁當然也徐氏云郇陽當是順陽蓋疏○正義曰陘山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三十里即顯故城在鄭州穰縣西百四十里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徐廣曰今南郡宜城○正義曰鄢鄉故城在襄州率道縣南九里安郢城在荊州江陵縣東北六里秦兵出武關則臨鄢矣兵下黔中則

臨郢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其
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蚤孰計之大王誠能
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
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
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
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
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
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
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
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割其

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内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

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白洛反]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索隱曰擬作擬讀]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儀禮曰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索隱曰委蛇謂面掩地而進若蛇行也蒲服即匍匐並音蒲仆]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譙周曰蘇秦字季子○索隱曰按其嫂呼小叔為季子耳未必即其字允南卻以為字未]

之得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索隱曰負背也郭近城之地沃潤流澤最爲膏腴故云負郭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索隱曰投當作設今本並作設言設者謂宣布其從

約六國之事以告於秦若作報甚為易解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徐廣曰自初說燕至此三年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為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能為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為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索隱曰劉氏云當時慶弔應有其詞但史

家不錄耳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
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本草經曰烏頭一名烏喙○索隱曰音卓
又許穢反今之毒藥烏頭是○正義曰廣雅云奚毒附子也一歲為烏喙三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天雄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索隱曰劉氏以愈為愈非也按謂飢人食烏頭則愈益充腹少時毒發而斃亦與飢死同患也斃音弊今燕雖
弱小即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
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彊秦敝其後以招天
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索隱曰愀音自酉反又七小反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
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

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
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
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
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
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
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
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
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
為王卻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
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

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
為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
東周固去自為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
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
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
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
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肯為武王臣不受封
俟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
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
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

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卻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為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索隱曰詳音羊詳詐也僵仆也音薑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

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
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
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
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為於是蘇秦詳為得罪於燕
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徐廣曰燕易王之十年時）齊宣王
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
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為燕燕易王卒（徐廣曰易王十二年
卒）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
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風俗通義稱漢令蠻夷戎狄有罪當殊殊者死
也與誅同指而此云不死殊而走者蘇秦時雖不即死然是死創故云殊）齊王使人求

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
徇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
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
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報仇也(徐廣曰生一作
先)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
恐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
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
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
至於邯鄲所見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
及至燕廷觀王之群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

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正義曰言射諸國諸國重燕而燕尊重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索隱曰謂齊王年長

也或作齊疆故言長主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徐廣曰齊覆三軍而燕失二將○索隱曰戰國策云獲二將亦謂燕之二將是燕之失也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正義曰齊表云齊愍王三十八年滅宋乃當赧王三十九年此說乃燕噲之時當周慎王之時齊宋在前三十餘年恐文誤矣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正義曰濟漯二水上承黃河並淄青之北流入大黃河又一源從洛魏二州界北流入海亦齊西北界可以為固長城鉅防徐廣曰齊北盧縣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正義曰長城西頭在齊州平陰縣界竹書紀云梁惠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為長城太山記云泰山

西有長城緣河經太山一千里至瑯琊臺入海餘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為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為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正義曰齊州已西也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正義曰謂滄博等州在漯河之北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毋弟以為質正義曰音致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

子為謝已遂委質為齊臣正義曰質直栗反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徐廣曰是周赧王之元年時也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正義曰涇陽君秦王弟名悝也涇陽雍州縣也齊蘇子告秦共伐宋以射涇陽君然齊倦談此策以救蘇代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正義曰齊言秦相親共伐宋秦得宋地又得齊事秦然秦不信齊及蘇代恐為不虞

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
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
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
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
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
書曰正義曰此書為宋說燕令莫助齊梁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
正義曰燕前有子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
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正義曰更以淮北之地加於齊
都是強萬乘之國而齊總并之是益一齊齊讎彊而國害此三者皆國
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

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索隱曰謂山戎北狄附齊者○正義曰齊桓公伐山戎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加之以魯衛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彊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紫敗素也徐廣曰取敗素染以為紫○正義曰齊君好紫英齊俗尚之取惡素素帛染為紫紫其價十倍貴於餘喻齊雖有大名而國中以困弊也韓子云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試勿衣也公謂左右曰惡紫臭公語三日境內莫有衣紫者而賈十倍索隱曰謂紫色價貴於帛十倍而本

是敗素以喻齊雖有大名而其國中困弊也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復殘
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者也今
王若欲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
之正義曰挑田鳥反執持也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正義曰符發兆
也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索隱曰長如字賓音擯○正義
曰大好上計莫破秦次計長擯棄關西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
秦五世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
憚以國爲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
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
燕趙不利而勢爲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

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徐廣曰屬琅邪高陵縣○索隱曰二人秦王母弟也高陵君名顯涇陽君名悝）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躧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

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若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徐廣曰巴郡有枳縣燕昭王三十三年秦拔楚鄢○正義曰枳支是瓦今涪州城在秦枳縣在江南西陵在黃州齊得宋而國亡正義曰年表云齊湣王三十八年滅宋三十年五國共擊湣王

註王走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索隱曰正告謂顯然而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眉貧反〇索隱曰即江所出之岷山乘夏水而下江索隱曰夏音暇謂夏潦之水盛漲時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索隱曰巴水名與漢水相近〇正義曰巴嶺山在梁州南一百九十里周地志云南漢老子水登巴嶺山南回記大江此南是古巴國因以名山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渚然則五渚在洞庭〇索隱曰五渚五處洲也劉氏以為五渚宛鄧之間臨漢水不得在洞庭或說五渚即五湖與劉氏說各不同寡人積甲宛東下隨索隱曰宛縣之東而下隨邑智者不及謀勇

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索隱曰易曰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蓋
王言我今伐楚必當捷獲也○正義曰隼若今之鷂也王乃欲待天下之攻
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
韓曰我起乎少曲索隱曰地名近宜陽也○正義曰在懷州河陽縣西北解在范
睢傳一日而斷大行正義曰太行山羊腸坂道北過韓上黨也我起乎宜
陽而觸平陽正義曰宜陽平陽皆韓大都也隔河也二日而莫不盡
縣索隱曰音搖搖動也我離兩周而觸鄭正義曰離歷也歷二周西東解新鄭
州韓國都也五日而國舉索隱曰離如字謂屯兵以離二周也而乃觸擊於鄭故五
日國舉舉猶盡也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
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正義曰卷軌免反蜀伯莊云太原當為太行卷

猶斷絕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徐廣曰霸陵有軹道亭河東皮氏有冀亭也○索隱曰女戟地名在太行山之西劉氏卷音軹免反又音丘權反按舉安邑塞女戟及至韓氏韓國宜陽也太原縣名魏地不至太原亦無別名太行宇原當為京京及卷皆屬滎陽是魏之境軹是河內軹縣言道者亦行字徐廣引霸陵有軹道亭非魏之境蓋誤南陽即河內也封封陵也冀冀邑也皆在魏境故徐廣引河東皮氏有冀亭是也包兩周徐廣曰張儀云下河東取成皋也○正義曰兩周王城及鞏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錟戈在後徐廣曰錟由冉反○正義曰劉伯莊云言四廉反利也決滎口魏無大梁索隱曰滎澤之口與今汴河口通其水深可以灌大梁故云無大梁也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索隱曰白馬河津在東郡決其流以灌外黃濟陽也○正義曰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濟陽故城在曹州冤朐縣西南三十五里決宿胥之口徐廣

日紀年云魏救山塞集胥口○正義曰淇水出衛州淇縣界之淇水東至黎陽入河魏志云武帝於青淇口東因宿胥故瀆開白溝道清淇二水入焉○索隱曰紀年作胥盂亦津名今其地不知所在魏無虛頓丘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魏酸棗燕虛長平○索隱曰虛頓丘地名與酸棗相近○正義曰虛謂殷墟今相州所理是頓丘故城在魏州頓丘縣東北二十里括地志云二國地皆屬魏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索隱曰秦令齊滅宋仍以破宋為齊之罪名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

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
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
宜陽少曲致藺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
重楚索隱曰重猶附也尊也○正義曰畏楚救魏則以南陽委於楚曰
正義曰南陽鄧州地本韓地也韓先事秦今楚取南陽故許與韓且絕矣寡人固與韓
且絕矣殘均陵塞鄳阸徐廣曰鄳江夏鄳縣均一作𨛬鄳音盲○索隱曰均陵在南陽今之均州鄳縣名在江夏○正義曰并州故城在隨州西南五十里蓋均陵也又申州羅山縣本漢鄳縣申州有平靖關蓋古𨛬縣之阸塞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
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阸為楚罪兵困
於林中徐廣曰河南苑陵有林鄉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

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索隱曰講和也解也秦與魏和也王當為質謂以公子延為質也犀首者公孫衍也本魏將因之以屬軍行行音胡郎反謂連兵相續也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索隱曰譙石陽馬並趙之地名非縣邑也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為和贏則兼欺舅與母索隱曰贏猶勝也舅穰侯魏冉也母太后也適燕者曰以膠東索隱曰適音宅適者責也下同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毋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魏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岸門之戰韓宣惠王十九

年秦大破我岸門封陵之戰魏哀王十六年秦敗我封陵高商之戰此戰事不見趙莊之戰趙肅侯二十二年趙莊與秦戰敗秦殺趙莊河西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索隱曰以言西河之外上雒之地及三川晉國皆是秦與魏戰之處秦兵禍敗我三晉之半是秦禍如此其大者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索隱曰燕趙之人往秦者謂游說之士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索隱曰譙允南以為蘇氏兄弟五人更有蘇辟蘇鵠典略亦同其說蓋按蘇氏譜云然也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索隱述贊曰季子周人師事鬼谷揣摩既就陰符伏讀合從離衡佩印者六天王除道一家人扶服賢哉代厲繼榮黨族

蘇子古史曰秦強而諸侯弱游談之士為揣者易為功而為從者難為力然而從成則諸侯利而秦病橫成則秦帝而諸侯虜要之一者皆出於權譎而從為愈與蘇秦本說秦為橫不合而

激於燕趙甘心於所難為之期年而歃血於洹水之上可不謂能乎然口血未乾犀首一出而齊趙背盟從約皆破盡詐從異心譬如連雞不能俱棲勢固然矣而太史公以為約書入秦秦人為之閉函谷者十五年此說客之浮語而太史公信之過矣